

茅盾主編

# 華談

半月刊

4



# 星羣書店

|   |   |   |   |
|---|---|---|---|
| 讀 | 優 | 各 | 供 |
| 物 | 良 | 種 | 應 |

廉・辦理更求迅速。譯以忠誠服務  
的信念，冀為我海內外讀者及文化  
事業略盡棉力。敬請隨時賜教，使  
我們多得為先生服務的機會，不勝  
盼切！

The Stars Publishing Co.  
28 Wing wo Street  
Hong Kong

本店業務包  
括一切出版  
、經售、及  
代辦各種教  
科書參攷工  
具書、雜誌  
畫報以及教  
育用品等等  
。內容力求  
正確，選配  
務求精審・  
定價儘求低

◆號八十二街和永環中港香 址新◆

## 華談

(半月刊)

第四期(三十年十月十六日)

主編 茅盾

本刊 社長兼 曹克安

★ 非經 允許 ★ 發行所 筆談社

總經售 星羣書店

印刷所 國際印刷公司

香港永和街廿八號  
香港七姊妹馬寶道

西文地址  
Hellen Liston  
P.O. Box No 1308, HONG KONG

| 定價       | 時   | 期     | 定    | 費    | 港  | 澳    | 郵  | 費    | 南  | 洋    | 郵  | 費    |
|----------|-----|-------|------|------|----|------|----|------|----|------|----|------|
| 連一日十六日出版 | 全年  | (十二期) | 二元四角 | 二角四分 | 六角 | 二角四分 | 六角 | 二角四分 | 六角 | 二角四分 | 六角 | 二角四分 |
| 每册零售港幣二角 | 半年  | (六期)  | 一元二角 | 一角二分 | 三角 | 一角二分 | 三角 | 一角二分 | 三角 | 一角二分 | 三角 | 一角二分 |
|          | 三個月 | (三期)  | 七角   | 七角   | 七角 | 七角   | 七角 | 七角   | 七角 | 七角   | 七角 | 七角   |
|          | 一個月 | (一期)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全年(廿四期) 四元八角 四角八分 二角

# 華談

## 第 四 期 目 次

兩週間……………(一)

「最理想的人性」……………茅盾(二)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五週年——

人力節約芻議……………胡風(八)

說到「地洞」……………高荒(三)

無爲·無聊□□……………陳此生(三)

高爾基和書……………禾康譯(三)

洋書爲患論……………林煥平(三)

掌故·彈樓日札……………柳亞子(六)

執聞·客座雜憶……………形天(三)

「榮譽俘虜」……………孫源譯(二)

遊記與印象  
看了「馬汗姆教授」以後鐵生(三)  
站在犀牛嶺上……………駱賓基(二)

小市民畫像 (讀書記)……………玄珠(二)

書報春秋：

生命在呼喊……………玄(三)

人之初……………葉明(三)

女宣傳員 (敵後小故事)……………以羣(四)

雜  
捷克人民的反抗精神……………克(五)  
蘇聯的文藝戰線……………文(八)

組  
指模……………明(九)

帝王候殿……………玄(五)

廷杖與黥刑……………文(九)

希特勒的「文化政策」……………華(六)

兩同志 (小說)……………阿美尼亞·特米爾作  
柳無垢譯(五)

時文  
追念許地山先生……………愈之(三)

拔萃  
今日之蘇聯農村……………N·高沉(五)

從紹興到上海……………柳塵(四)

德國的資源……………辛青(哭)

插畫

春耕……………胡攷(正文前)

秋收……………胡攷(二頁前)

正當重慶方面的「觀察家」們紛紛猜度甚至肯定日本即將向蘇聯進攻的當兒，（最有力的一個論點，是說日本在上次世界大戰時進攻西伯利亞是在初冬，而且十年前進攻我們的東北，也在初冬）日本的鐵騎偏偏狼奔豕突以長沙爲目標。

這一次，東方的軸心小尾巴似乎刻意摹仿一下牠的老大哥的作風。牠的「矛尖」在九月廿五日已經到了距長沙二十英里的金井，廿七日，上海日軍方發言



人已大言，日軍已佔長沙，並謂將請外國新聞記者坐飛機到長沙去參觀「戰績」。翌日，更宣稱已佔領長沙之南，浙贛，粵漢兩路之交軌站株州，呵，看來何等熱鬧，像煞有介事。

至此爲止，「閃電戰」的「日本版」，似乎也還具體而微。何況，雖然廿七日已佔長沙之說，證明是「想像」，但也正是抄襲希特勒的做法，譬如按照希特勒的「計劃」，兩月前早已佔領了列寧格勒，而且日本在九月底還第一次用了降落傘部隊，還利用第五縱隊在長沙城內擾亂。

可是，也不過至此而已。以後呢？

以後，九月三十，日官方發言人忽又言「任務完成，日軍已從株州撤退」，十月一日，同一官方發言人又說「任務完成，而且願全中國農民的秋收，日軍在佔領長沙四日後，決於二日撤回原防。」哈哈，這又是「閃電戰」的「日本版」的特色。將來希特勒大可反過來採用一下。

剩下來，有一個外國記者坐飛機到長沙參觀問題。據合衆社記者電，有幾個外國記者的確從岳州坐飛機向南經過長沙，乃至株州。從空中見長沙靜謐，而且未見太陽旗。長沙是參觀了，但是從空中飛過。

這次日軍何以那樣銀樣蠟槍頭？

兵力不足，士氣不振，只能偷打一下冷拳。但我們的南進北進論者却也應當在南北之外，多注意本身，不給敵人打冷拳的機會。

重慶九月廿一日中央電：「久雨初霽，數十萬市民得於二十一日晨觀察三九九年未有之日蝕奇象，莫不興高采烈。……一般長者咸認日蝕爲我抗戰接近勝利之預示。良以明朝嘉靖二十一年之日蝕，曾爲名將戚繼光戰滅倭寇建立殊功之徵兆云。」

善哉，善哉！倘依此說而演繹，則天意已定，我們可以坐享其成，這就會鬆懈了「自力更生」的努力。中國老百姓的宿命觀念本極濃厚，何堪更從而煽揚之呢！

（十月四日）

# 「最理想的人性」

茅盾

##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五周年——

青年們時時提出一個問題：讀什麼書？如果是對於文藝有興趣有志向的，往往問：如何研究文學？刊物上因此亦有特設「讀書顧問」一欄，隨時解答。魯迅先生的遺著便是時常被提起的。事實上，魯迅先生的遺著，也是被廣泛地讀着的。研究「魯迅思想」的書，似乎也出了幾本了。這都是可喜的現象。魯迅先生的著作，博大精深，不但青年們不可不讀，就是研究中國文化，探討中國問題的人士，也應當讀。這大概不是我一人偏見而是凡有理性愛真理的人們的公論；問題在「如何」讀。

讀書，本來要有方法。不得其法，譬如兩手掏錢，而沒有繩子串聯起來，終究不受用。讀魯迅著作，尤其要有方法。理由很明顯，因為他的著作大部分是隨時隨地爲了反抗惡勢力爲了闡揚真理而寫成的，他

沒有時間關起門來寫一部有頭有尾有開架，如古所謂「一家言」的著作。然則，魯迅著作就不成爲「一家言」麼？他的思想就沒有體系麼？此又大大不然。淺識妄人曾以此譏魯迅爲「雜感專家」，但這適足以表見他們的無知與成見，不足以損魯迅的毫末。現在凡是有識見，愛真理的人士，都承認魯迅著作自成一家言，自有其思想體系，——儘管在形式上，是隨時隨地寫下來的作品和雜文。正因如此，讀他的著作，必須要有方法。

有一種讀書方法我以爲是不足取的：這就是「見木不見林的讀法」。犯過毛病的人，譬如貧子藏入寶山，迴黃轉綠，目眩神搖，恣意拾掇，皆以章身。但亦止於章身而已；雖足炫人，自己未有受用。嘗見有些文章，頗多引用魯迅先生的文句，但細釋全篇的意義，

殊嫌蕪香，因而魯迅文句之被引用在內，正似醜婦戴了滿頭珠翠。也許他並不是存心這樣做，——而且我覺得即使是存心這樣做，亦未可厚非，因為至少他對於「珠翠」之可寶貴是明白的，而且也信服的，但是，我不能不說：所以致此的原因，恐怕還是爲的犯了「見木不見林」之故。我們讀一個思想家的著作，主要是爲攝取精華，化爲自己的血肉，以增長我們對事物的理解力，觀察力，以及分析批判的能力，倘若這一點辦不到，則記誦雖多，亦只能流於擇摘章句，爲行文之裝飾而已。但是爲什麼這一點辦不到呢？恐怕還是因爲未讀之前，沒有先立一個計劃，換言之，沒有先扼要地提出幾個問題，作爲研讀的範圍，作爲攻讀的標的。

魯迅先生的著作，是博大精深的，如果要提問題以作攻研之範圍，那就可以提許多問題。例如：在一般文化方面，就可有中國傳統文化問題，西洋文化問題，中國吸收外來文化問題等等；在文藝方面，可有文學與革命，大衆化，創作方法，文藝修養，等等問題；在思想方面，在社會問題方面，也同樣可以舉出許多多的問題。這當然也是一種方法。但也有毛病，即太具體時，未免瑣碎，而事實上仍不能包舉無遺。

而且這樣極細地分類來研讀魯迅著作，恐怕倒反有礙於全盤的了解，結果亦會不自覺地陷於「見木不見林」的錯誤。

於是有人從大處來提問題了：從最近幾十年社會的思想的運動底幾個階段，來研讀魯迅著作；例如初期的啓蒙運動，「五四」期的新文化運動，「五卅」以後的社會的思想的運動，來研究魯迅的思想在各時期的貢獻和影響。或者，換一形式，從民主革命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等等，來研究魯迅。這是比較好的方法。好處是：可以對魯迅思想得一全盤的了解，可以使魯迅的文化功業和當前的現實聯系起來，因而他的全部著作成爲活的指針而不至被當作死的教條，並且，由於不把魯迅思想孤立起來研究，可以使我們明白「現在」如何從「過去」發展而來，而「未來」又怎樣孕育於「現在」之中。雖然迄今爲止，尚未見有十分完滿的運用這一方法的研究的成果，但這一方法之正確，應該是無疑的了。

然而這應當不是說，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也是正確的）提問題來研究的方法。

許季弗先生說：「魯迅在弘文學院時，（一九〇一—一九〇三年），常常談到三個相聯的問題：（一）

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二）中國國民最缺乏的是什麼？（三）他的病根何在？（見魯迅紀念集第一輯許著懷亡友魯迅）。試懸此相聯的三問題於座前，而讀魯迅著作，我們將得怎樣的答案呢？請一述我自己的感想：我看到了古往今來若干偉大的 Humanist 中間的一個，——魯迅！

古往今來偉大的文化戰士，一定也是偉大的 Humanist，換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頌揚者。福祿特爾是這樣的，羅曼羅蘭是這樣的，高爾基是這樣的，其他各時代各民族的站在思潮前頭的戰士莫不是這樣的，魯迅也是這樣的。正因為他們所追求而頌揚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們不得不抨擊一切摧殘、毒害、窒塞「最理想的人性」之發展的人為的枷鎖，——一切不合理的傳統的典章文物。這是各時代各民族的 Humanist 所相同的，而在魯迅先生，則於「同」中更有其特殊者在。這特殊的什麼，乃是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而現在則線索重重的「東方文明」古國之歷史的與現實的條件所產生而養育的。講到什麼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儒家者流，確已說得很多；然而這些美麗動聽的詞句，經過現實的天平，就露了馬脚。魯迅先生指出了一吃

的禮教——就是批判數千年最有力的美麗動聽的儒家的「最理想的人性」的圖案和規章，而追問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一切偉大的 Humanist 的事業，一句話可以概括：拔除「人性」中的蕭艾，培養「人性」中的芝蘭。然而不是每個從事於這樣事業的人都能明白認出那些「蕭艾」是在什麼條件之下被扶植而滋長，又在什麼條件之下，那些「芝蘭」方能含葩挺秀。中國古來的哲人，最缺乏者，就是此種明白的認識。「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無時空的限制，然而在一定的時間條件之下，會形成「人性」的國中之異，此即所謂國民性或民族性。中華民族在二千多年的長時間中，在秀麗肥沃的大陸上，而且是在周圍近鄰的異民族的文化水準都遠不及我的優越感的陶醉中，牠的國民性將有如何的特點，而此等特點對於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其為禍為福又如何；這些都不能不是每一熱愛自己的民族與文化的人士必須嚴肅追問的，然而我們占來的哲人又給了什麼解答呢？最近八十年來，我們一點一點知道除我們這民族以外，世界上還有不少同樣優秀而且現今駕乎我們之上的民族了，這些民族的民族性也漸漸從書本上（可憐，還只是從書本上）被知

道了一點。然而我們自己的呢？「最缺乏的是什麼？——「病根何在」？似乎最多的還是空洞抽象，從什麼精神，什麼本性，甚而至於從人爲的畸形的禮俗，去找解答。

魯迅先生三十年工夫的努力，在我看來，除了其他重大的意義外，尙有一同樣或許更重大的貢獻，就是給這三個相聯的問題開創了光輝的道路。或許我們還覺得他的答案還沒達到結論的階段，然而每一個無偏見成見而愛真理的人，一定能承認他的畢生努力已經給這三個相聯的問題以無限寶貴的啓示，而且他是第一個「從舊壘中來」，看得格外分明，又能依據進步的科學觀點，從物質基礎上對這三個相聯的問題下解答的。

在他逝世五週年的今日，我們是不是應該試從這相聯的三個問題上從事於他的著作的研究？我相信是必要的。我以爲從這相聯的三問題下手，也許比從其

他方面下手，更能把握到魯迅思想的中心罷？

即以「阿Q正傳」而言，如果這阿Q作爲農民的或流浪無產階層的典型來看，也不算刺謔的話，那麼，是否我們倘把他代表了國民性的某幾方面來看，能夠更引人深思，更加擴大了我們的視野？是不是從「阿Q相」上，我們找出中國國民性最缺乏的一些什麼，及其病根來？我想是必然可以的。

人類創造了文化以征服自然。同時亦要征服人的原始性，以及人類在歷史過程中所自造的阻礙——人性——向真美善發展的種種人爲的桎梏。所謂文化是「第二自然」，文藝家是人們「靈魂的工程師」，都是從這意義而來。「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不能不是我們最大最終極的目標。爲求「最理想的人性」，我們不能不掙掙那些非理想且不合理的，魯迅先生一生努力在此，——建設從破壞中來。一切偉大的 Humanist 莫不皆然。

(九月廿六日)

## 捷克人民的反抗精神

捷克一村民，卡爾。若習塞克，被納粹特務人員所捕，帶往德國的 Buchen wald 集中營。幾個星期以後，卡爾之妻接到一個小小木匣，其中即爲其夫的屍灰。這是極平常的事，在納粹鐵蹄下，天天有之。而且更常有的，乃是納粹特務警察又去警告那未亡人道：「不許你給你亡故的丈夫舉行公開的葬禮，如果你敢違背命令，而你的親友們也胆敢來送葬，那就非嚴辦不可！」

但是不平常的事來了。葬的那天，全村居民，家家戶戶，緊閉大門，街上闐無一人，但掃除得非常乾淨。全村無些微響聲，如已入睡鄉，但全村各家之窗則皆洞開，各家主人肅立窗前，不顧嚴寒，都不戴帽，婦人則肅立於男人之後，皆交手俯首，默爲禱。其時，卡爾之妻捧其亡夫之屍灰之木匣，自家中出，徐徐行經肅靜之街道，直至墳地，納粹特務人員不許卡爾之妻舉行公開葬儀，不許親友送葬，就事實上，全村居民都送了葬，都爲此被害者祝福。納粹雖凶橫，亦無如之何。(克)

# 昇樓日札

## 五子

八，爲南明烈士張家玉辨誣

南明之世，清虜大舉南犯，一時擲頭顱流鮮血以爭民族之生存者，其人不可勝計。廣州既陷，張家

玉起兵於東莞，陳邦彥起兵於高明，陳子壯起兵於九江鎮，皆所謂敵後游擊之師也。時永歷帝（昭宗）

崎嶇桂林武岡間，清將李成棟舉兵陷梧州，驟平樂，勢甚張。卒以家玉誓師到潯，再起西鄉，復東莞，

復新安，復龍門，復博羅，復連平，復長寧，復歸善，屢蹙屢振，殲敵至萬餘；而二陳之兵，且數圍攻

廣州，幾下其城。成棟因是驚怖，以全力還爭粵東，使粵西得暫保無恙。此邦彥致玉書，所謂：『余掣

敵騎，使數月毋西……是不必收功於東，而收功於西』者是也。厥後邦彥敗於清遠，家玉敗於龍門，

子壯敗於高明，三家之軍皆破滅，三公並殉義以死，然清兵亦稍挫矣。尤奇者，三公皆死於成棟之手，

而成棟歷激三公之死，卒舉廣州反正，復奉明室冠裳焉。則三公之功，固有不可泯滅者歟！二陳大節，

史無異詞。獨馬士英、阮大鍼以魏闕餘孽，切齒東林，曾誣家玉屈節於李自成；野史流傳，浸成話柄，

是不可以不辨。家玉字五子，號芷園，東莞萬家祖人，崇禎帝（威宗）時仕至庶吉士。李自成入燕京，

執家玉至中左門，自成親訊，欲逼降之，家玉不屈。自成曰：『我定要爾做官。』家玉曰：『我定不

要做官。』因數自成十罪。自成怒，命錦衣衛四人牽出斬之。家玉大笑，仍不屈。自成釋家玉不殺，令縣捷之於五鳳樓，皮開血逆，七日不食，垂死矣。自成再使軍師牛金星說降，家玉復堅拒之。嗣清兵入關，自成西走，家玉得脫歸里。時弘光帝（安宗）在南都，馬阮專政，日東林爲外黨，竭力擠排之。而家玉出周鳳翔之門，又爲倪元璠所器重。周倪二公，並東林領袖，國變殉難者也。馬阮欲陷家玉，因誣家玉曾降賊，以五等定罪，並逮問之。家玉慨然就道，至南都，以朝臣有持正論者，得平反無罪，且復原職。南都陷，從隆武帝（紹宗）於福都，屢建戰功，後入粵烈烈以死。顧馬阮肆毒時，已僞撰家玉上李自成前後二書，以污其名節。且謂自成縛家玉午門外三日，脅以磔其父母，家玉乃降。然家玉父母皆在東莞故鄉，自成烏能以磔脅之？家玉又何爲而遽屈？此皆不近情理之尤者。家玉後起兵抗虜，奉父母於軍中，奔走顛連，萬死不顧。詎有於八千里外，因自成一言而遽屈膝之理乎？故王夫之永曆實錄，馮麐見聞隨筆，邵廷采西南紀事，均不采此說。惟錢軫申申傳信錄，計六奇明季北略誤載之，蓋皆爲馬阮黨徒『謠言重於宣傳』之政策所影響耳。明邊民屈大均爲家玉撰行狀，載其生平大節最詳。清遺民陳伯陶輯勝朝粵東遺民錄，附刊屈氏行狀於卷末，特加按語，力辨家玉無屈節事。近人麥少麟撰『民族英雄張家玉』一文，所言尤詳晰。頃見滬上某雜誌及香港某報，均誤采申傳信錄之說，因爲辨正之；

# 人力節約契約

胡風

八月三十日的「大公報」專電報告，「國際勞工大會」（慚愧得很，直到現在我還不曉得有這麼一個會）快要開會了，「我政府決議撥代表資方，朱學範代表勞方，李平衡就近代表政府出席」。

我是一個孤陋寡聞的人，不禁大大地奇怪了起來：政府底代表當然由政府派，爲什麼勞方和資方底代表也由政府派呢？既然是政府「派」的，又怎樣能夠「代表」勞方和資方呢？

幸而帶到我這蜷樓來坐坐的A君當時就指點了我：這有什麼奇怪！咱們底政府是「意志集中」了的政府，爲了安全起見，

幸而偶爾到我這蜷樓來坐坐的B君今天翻開某報底「七四高齡同盟會老同志張仁南先生」底「暢論黨治與民治」又指點了我：這有什麼奇怪！你看，「欲求全民參政，必經訓政階段」，現在是，「一般民衆對於主義無深刻之認識，既不能全力擁護民權之實現，亦不能爲民權作真正之運用」，民衆現在連「擁護民權」都「不能」呢，所以，勞方正在埋頭「受訓」，資方也正在埋頭「受訓」，他們底「代表」當然得由政府「派」。什麼，你以爲訓了十幾年就會夠的麼？哪裏哪裏，十幾年算什麼，不過小孩子變了成人，光下巴長了鬍子，黑鬍子

蘇聯的

文藝陣綫

蘇德戰爭後，蘇聯的文化戰士以加倍的勞力服務於此偉大的鬥爭。在兩個月中，蘇聯作家出版局所出關於戰爭的新書，已有多種，舉其著名者，有阿爾奈司契司卡雅夫的「在拉多古以北」，菲司何達可夫的短篇小說集「前綫」

，波格唐諾夫的「鐵天使」，莫爾却諾夫的短篇集「在卡累里亞地峽」，以及呂哈列夫的「工兵雜記」，布曹諾夫的「不朽」。

關於海軍的，有拉夫列涅夫的「海風」，司巴諾夫的「驅逐艦」；關於騎兵的，有陀洛司的「戰場」；關於初期烏克蘭戰爭的，有羅任弗里德的「匈奴」。(Huns, 指德人)

電影方面，列寧格勒影片廠已經攝製了不少軍事短片，例如「姑娘們

變了白鬍子罷了，在人類歷史上只是一映眼的工夫呀！你想，一映眼能夠學會什麼？

我於是恍然大悟了。

但恍然大悟之後，就想出了一個聰明的意見。政府不是在提倡節約嗎？我以為，代表也可以節約一下的，用不着三位，一位儘夠。既然是從一個「意志」派出的，三方面「意志」不妨由一位合案報告。就是三方面分別開會，也不妨事，今天戴著勳章代表政府，明天穿長袍馬褂代表資方，

後天穿藍布工裝代

表勞方。我就看過

一種獨腳戲，演員

打一個轉身就變成

了另外一個人，聲

調表情都變了，打

一個轉身又變成了

另外一個人，聲調

表情又變了……。

他是連改裝都用不

着的。

（九月一日）

## 指模

元關漢卿「趙盼兒風月救風塵」雜劇，寫歌伎宋引章爲周舍所惑，不聽趙盼兒（亦歌伎）之勸，跟周舍回家（鄭州），後來果受虐待，引章求去，周舍說他「手甲有打殺的，無有買休賣休的」。於是趙盼兒設計，自到鄭州，伴誘周舍，言將嫁之，周舍中計，乃肯休引章。但又帶人在半路截却休書，幸盼兒早有此一着，已將休書換過，周舍無可奈何。當周舍賺奪休書時，對引章說：「休書上手模印五個指頭，那裏四個指頭的是休書。」據此則「指模」一事，在元代已用於各種文件證書。（明）

上戰場」，「戰地女友」，「清算的時期」等。關於對敵的影片，則有愛爾蘭萊柏攝中的德國共產黨地下活動，彼得洛夫攝製中的反希特勒的諷刺喜劇。又有貫輪國防智識的教育片，如「民衆在空襲警報時應該怎樣？」「如何救傷？」「撲滅燃燒彈方法」等。

莫斯科各電影院於八月初所映影片，計有「動員一切民衆力量擊潰敵人」，「夏伯陽即在我們之中」，「在敵人的後方」，「驅逐機師」，「防空綱領」，「鋼人鋸馬」，「爲了蘇維埃祖國」，「持槍的人」，「十三勇士」，「坦克車手」，「最後一夜」，「戰鬥繼續着」，「沼地士兵」，「我們來自克羅斯達」，等等新攝的與舊有的戰事影片。

作家們如A·托爾斯泰等，都會到前線找題材，寫作戰地的印象報告等。（文）



## 看了「馬汗姆教授」以後 鐵生

在沒有寫本文以前，得先聲明一句：這不是一個劇評，而是一段回憶錄。

話劇「馬汗姆教授」，一稱「希特勒的傑作」。最近我在香港利舞台看過牠上演以後，真的，却引起了我的——一個深深的回憶。

劇中的主人公馬汗姆教授，是一個猶太人，他有一個參加左翼運

動的兒子，而其能引起我的回憶的，就是馬汗姆教授的兒子，因為我有一個猶太的朋友，年紀正同他兒子的年紀不相上下。

× × ×

究竟是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這我記不清楚了，我現在還能記得的，是在一個晚上，而地點則為B大學。

那是一個月白風清的晚上，下課鈴一響，心頭突然覺得輕鬆起來，一個人就跑到校園里踱着方步，邊走邊享受那無邊的月色。在這萬籟俱寂的當兒，不打算也有一個人在那里踱着同樣的方步。他看見我來了，好像碰見一個志同道合的人，下死命的把我望了一下，問道：

「你是不是一個中國人？」

「唔。」

「我們可以做朋友嗎？」

這個陌生人的突如其來的要求

，使我有點難以應付。不過，且並沒有表示拒絕。他似乎感覺了他的唐突，跟着就用解釋的口吻說：

「請你原諒我，我想學一點中國話，倘若你願意教我。同時，我不怕毛遂自薦，在德文方面，我也可以幫你一點忙，你如果需要的话。」

他以懇求的眼光希望從我嘴裏得到一個肯定的回答。但是我沒有講話，只點點頭。從此我同他就做了朋友了。

他是一個猶太青年，高高的個子，白白的面孔，再配着那捲曲的頭髮，在猶太人中可算是一個挺漂亮的人物。可惜他不是一個女郎，不然，我倒可以叫「長身玉立」四個字來形容他。

他除父母以外，還有一個妹妹，他的家庭同馬汗姆教授恰巧是一樣的。所不同的，馬汗姆教授是營

生，他的父親是一個開當舖的商人。至於他呢？至少却是同情左翼運動的，我想。

由於氣味的相投，我同他是常常往來的，他有時也請我到他家去吃飯。可是，他的家我老是怕去，因為我看見了他的父親就無話可說，搭訕的話，愈講愈感無聊。

他學中國話的興趣濃厚，實際上，他不但在學中國話，而且在看中國書，看「老子」，「莊子」一類的古書，猶太人對於語言的天才，一向是令人欽佩的。有一天我笑着對他說：

「你如果同我研究『老子』

『莊子』這類的中國書，那我就向你問問希臘文同拉丁文啦。」

「拉丁文我是滿不在乎的，但是，談到希臘文我却要翻字典了。」

「你這樣熱心的學中國話，看中國書，難道將來你想到中國去

嗎？」

「不。」

沉吟了一會又肯定的說：

「假使有機會，自然也願意。總而言之，中國是太叫人同情了。」

從這個時候起，我們談話的內容，就漸漸豐富起來了。我們從中國問題談到了世界問題，從語言問題談到了政治問題。不過，一談到政治方面，我們都避免多談，因為這好像是一塊礁石，我們都恐怕在這上面觸了礁。

在暴風雨來臨以後，他尤其守口如瓶。當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猶太人被虐待的消息，他僅僅同我交換了一個眼光。然而，他愈是這樣，却愈掩不住他的憤怒。

「豈有此理，我們的家又被幾隻狗搜查過一次了，他們甚至把東西亂擲到大街上，畜生，真不是人！」這是他有一次在憤不可過的時

候跑來告訴我的，但是他告訴我的也就僅僅是這一次。

那個時候，我差不多每大都關心着這個猶太的朋友。

X X X

最後，不可避免的，一幕終於出現了，不過，他並沒有被送入集中營，而是被逼到巴黎去了。

以下就是他到巴黎後寫給我的幾句話：

「朋友：

我從來沒有離過家，我也是不想離家的，然而，現在我竟到了我不想到的地方了。朋友，我希望我們將來能夠再會，再會！」

這寥寥幾句話的意思，我是能夠深一層瞭解的。

## 高爾基和書

•A 禾  
瑪爾康  
科爾康  
夫作譯

根據去年六月全蘇聯書籍統計局的調查，自十月革命以來，單在蘇聯本國，高爾基的作品，即出版了四千零五十萬四千冊。

× × ×  
包括最小的民族在內，高爾基的作品已譯成爲六十五種蘇聯各民族的文字。

× × ×  
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二十三年內，高爾基的作品，只出版了一百零八萬三千冊。

× × ×  
在沙皇時代，只譯成八種文字。

× × ×  
革命後，「母親」，「我的童年」，「我的大學」和「人間」出版數量最多。「母親」印了一百零六版，共一百八十萬零八千冊。「我的童年」七十二版，共一百九十三萬五千冊。「人間」五十四版，共一百四十八萬三千冊。

——譯者

在填寫什麼表格的時候，高爾基這位具有百科全書知識的人，通常在「學歷」這一欄上都是留著空白。誰都知道，嚴格地說起來，高爾基是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他有生以來所進過的唯一的學校，就是一所教會小學；那時候他只有九歲。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一樣，因爲貧窮的關係，他只讀了一年書就不得不輟學了。

## 追念許地山先生

愈之

我對南洋第一次發生了興味，是要感謝許地山先生的。這是在十六七年以前吧。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正開始激盪，在當時的青年作家羣中，許地山先生是以「南洋作家」的動人姿態出現的。不但是「命命鳥」以及署名落華生的小品，使我領略到熱帶地方的風光，和迷人的南國的浪漫斯，而且在一個暑假中間，差不多每天晚上我都和愛說愛笑的地山在一起。他的天真，他的熱情，他的率直，他的對人生的熱愛，是和生長在古老的國度的一些青年們，顯然不同。我回憶著，由於當時和許地山先生的接觸，南洋——這一個謎的地方——曾經有一時成爲我的青年時代的憧憬之地。

現在我已來到了南洋，來到了現

當讀到高爾基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文學批評文字和寫給作家們的信的時候，每個人對於他的博學都不免爲之詫異。他對於好幾門科學都有淵博的知識，至於講到文化史和文學史這方面，那就更不用說了。

他的知識的來源是什麼呢？他怎樣攀登到世界文化的最高峯呢？這是讀高爾基的作品的人常要提出來的疑問。書，這些用來充實他的人生經驗的書，就是高爾基的學校和大學。從少年時代起，書就成了他的終身相伴，他並且把讀書的良好習慣一直保持到他最後的一天。關於這一點，他的私人圖書館就是一個最有力的實證。在他莫斯科住宅的一個房間裏的書架上，放着九千多本書。其中有俄國和外國的古典著作，蘇聯作家的作品和各種關於文學史的論著等。……

當在他生時，他曾將他的圖書館專撥出一部來，收藏民間故事和民俗文學的書籍。在這一部分裏，包括有六百冊關於民歌，民間故事，俄國的民間諺語和俗語，以及俄國及外國的民俗學者的重要著作等。

這位偉大作家的許多朋友和親戚曾告訴我們，他是一個珍本書籍和文學古董的熱心的收集者。在他的書架上的無數的古舊的，印着奇怪書名的，變了黃色的大冊子，就證實了這一點。

在高爾基的圖書館裏，歷史書籍佔着很大的數量，其中包括有現代史和古代史，以及將近二百五十種關於俄國城市的歷史記述，主要的是關於他的故鄉伏爾加河的史紀。

實的南洋，而不是憶懷的南洋。在星期一的下午，我偶然去商務印書館閒逛，出門的時候程雪門先生送我一本新書，說：「這是有你的序文在裏面的。」這才使我記起一年以前，路過香港的時候，去看許地山先生，他給我看一本剛才寫完的稿——扶箕迷信的研究——要我寫一篇序文。序文我不會寫，但當時剛從內地到香港，感慨倒是有一些，所以就寫了幾句送給地山，要不是程雪門先生送給我這本書，這件事也差不多完全忘了。回到寓所，我把地山的新著在重讀的時候，我深悔那篇序文，不該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時間的安排，竟像是有意捉弄人。就在這一晚上，我在想念許地山先生的時候，香港的專電却報道了地山去世的消息，使我木呆了半響。「命命鳥」是多麼飄忽無常呢！

不用說，對於祖國的文化界學術界，這是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但是

在高爾基的莫斯科住宅裏所收集的書，並不是他的全部財產。他的私人圖書館是分有好幾個「支館」的。在他的莫斯科郊外的消夏別墅裏，就藏有一千冊左右；在他晚年的時候時常來休養的傑斯利地方，（在南俄的克里米亞）大約又有四百冊。這麼一來，高爾基私人的藏書就在一萬冊以上了。

高爾基雖然熱心地愛好書籍，但是他却也很樂意把它們贈給那些需要書的朋友和來拜訪他的人們。他的一個好朋友傑斯尼支基教授在回憶中說，他看完一本書以後，任何人都可以隨意拿去。假如高爾基對某本書發生了特別的愛好，他便隨時隨地熱烈地把它介紹給每一個人。這結果便等於把這本書送掉一樣，因為，它既然不斷地被借出去，也就和失掉了差不多。

高爾基曾經把很多的書贈送給圖書館，閱書室，跟他通信的人和朋友們。在十月革命以前，他曾送過一千冊以上的書給他故鄉的公共圖書館。直到現在，在亞爾沙瑪斯城的圖書館，列寧格勒的沙爾梯科夫——謝德林圖書館，列寧格勒科學家協會和蘇聯科學院的世界文學研究院裏，還保存着大量高爾基所贈送的書籍。

在高爾基圖書館裏，有很多的書，裏面有他親筆所寫的批評和在空白上所做的札記。對這些札記作一個研究，每個人就可以知道：除了作爲供給他追求知識的機會以外，高爾基是如何細心地讀書的。他所寫下的這許多邊註和疑問都是簡短的，但它們的意義却是很深長的。

從地山自己來說，雖然死得太早了，却死得並無遺憾。他是盡了時代所給予的任務了。他一生忠實地爲他的時代服務，他幫忙時代前進，而沒有阻撓過時代的進程。

「五四的英雄」，現在已不再是一個十分光彩的名稱了。有的出賣了靈魂肉體，有的成爲煥赫一時的顯宦，有的變爲曾經衛道的遺少，五四所產生的兒子，始終不肯叛五四的只有極少數，但是許地山先生却是這極少數中的一個。

在五四時代，德先生和賽先生是被捧得何等樣高。但是到後來，才明白他們拿德先生和賽先生當作耍把戲的傀儡的。科學到了中國，也就和八股制藝一樣，變成了一塊敲門磚，進了一權威——先生的大門以後，就得把這敲門磚拋在門外。

許地山先生可不是這樣，他到底還帶着「南洋伯」的熱氣與熱情，他沒有一天背叛過德先生和賽先生，他是研究宗教學與印度哲學的，但他是用病理學家研究血毒的方法去研究的。他讀了很多的線裝書，却教青年不要學他，他是遠東最最古色古香的古